

## 編後語

本刊自總第19期起，開始擴大「二十一世紀評論」版面，每期抓住一個重大問題或新思潮，組織幾篇文章討論、介紹。這種做法立即受到讀者好評。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三篇文章和「景觀」的司徒立與金觀濤一組通信，是介紹和參與法國目前正在熱烈進行的有關當代藝術的大辯論。

本期「百年中國」孫隆基、孫尚揚、曠新年三篇文章，我們在該欄編者按中從90年代學術新方向——擺脫既有意識形態、重新詮釋歷史——的角度，作了介紹。而劉再復的文章也是用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的理論，重新鳥瞰大陸文學四十年的變化。但是，任何重新詮釋，都可能引入新的問題。正如本期賀躍夫的書評在推介哈佛1992年出版的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的新著《內部的鴉片戰爭》之後，又提出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問自己，在研究鴉片戰爭歷史時是否由於我們主要採用了漢族士大夫的記述，而不自覺地繼承了他們的「文化沙文主義」？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反問該書作者，他之所以同情主和派而貶主戰派，是否也是因為繼承了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偏見？我們還可以思考，像當今青年學人對學衡派的再探討乃至推崇，是否反映了「六四」後大陸學術思潮的基本轉向？

東亞乃至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同儒家倫理究竟有沒有、或有甚麼樣的關係？這一直是令學者深感興趣的問題。本期刊出中國哲學史專家陳來和經濟學家樊綱針對上述問題的不同看法。儘管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看問題的角度、方法和側重點往往有很大差別，他們討論同一問題時卻反而能給人更多的啟發。像很多讀者注意到那樣，本刊特別倡導通過不同觀點展開符合學術規範的爭論。本期王紹光針對上期楊大利、崔之元、饒餘慶和蕭耿三篇文章提出的質疑，作出辯駁並進一步闡明，近年來中國政府汲取能力確實大幅下降，而且，這一事實對中國未來發展影響至關重大。張隆溪曾在本刊20期撰文回應19期所刊劉康一文，本期劉康的再回應和王曉明關於劉、張爭論的文章，都力圖超越個人意見，而將西方批評理論同中國80年代以來的思潮和文化變遷聯繫起來考察。上期起「科技文化」增加了「訊息」和「專題報導」，今期則在「訊息」欄內增加了「人物素描」，請讀者留意。

今年二月，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的林立偉先生加入了本刊編輯室，出任編輯助理，我們在此熱烈歡迎他參加我們的工作。